# 毛詩正義

八

毛詩正義

八

#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 變小雅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修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修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修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修禹

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至其畝　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旁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畇畇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修之故以刺焉　鄭唯甸之為𤰈甸之為異餘同　傳甸治至成王　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𤰈甸之

異於鄭也墾辟貇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
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知
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
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
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武爲受命伐紂定
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
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
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
命而大王已有王跡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
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
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

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　箋信乎至賦法　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旁是禹之所甸成王所修爲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立甸之卽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言修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爲一處成王之修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

理天下下經。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旁修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成平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

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四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旣云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
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
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
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
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
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
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
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
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
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丘甸孫毓云禹
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立甸其田也

且井邑立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謂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

傳疆畫至地理 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

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
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尙畫其界是田之經界
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
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傳或南或東　正義曰
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上天至百穀　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
正於冬月雨下比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
之以小雨而霢霂然以接冬澤旣已優洽旣已饒渥旣
已沾潤旣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
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

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　傳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爲宿澤也然則積雪是
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
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尾之次非復
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　傳
小雨曰霢霂　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
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閒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
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疆場至萬
年　正義曰上旣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
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閒
整讓畔令黍稷之苗彧彧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

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旣爲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賓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旣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傳埸畔至盛貌　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埸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　箋斂稅至萬年　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言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

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卽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耳　箋中田至異物　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

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
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
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供祭
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
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
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
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
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
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
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
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

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　箋獻瓜至獲福　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祭以至血膋　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成王爲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祼而降神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牡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周尚赤也　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

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尙赤
者牧人以周尙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
尙故曰白牡周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尙之毛色
也　箋清謂至亨時　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
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
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四時之祭皆祼用彝
是祀祼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
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
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
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
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

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煮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

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也此
言清酒箋旣辨之旱麓云清酒旣載騂牡旣備箋直言
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
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
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
解之彼旱麓汎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旣
載清酤箋云旣載清酒於尊中酌以祼獻以周禮言之
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酤之言亦總諸酒與此
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
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
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

盎齊涗酌凡酒修酌鄭注差次之云凡酒三酒也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用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也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享時者太宰云及納享贊王

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
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
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
卿大夫袒毛牛尙耳鸞刀以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
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
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
也　傳鸞刀至中節　正義曰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
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
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刲之
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　箋毛以至馨香　正義曰
經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

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啟皮而云啟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章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

傳無箋云兩字　是烝至無疆　皇介二字別毛以先
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　鄭以先祖之
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　箋旣
有牲物　正義曰上章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
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旣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箋刺者至失職　正義曰經言
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
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
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
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
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

貧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
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
則别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乃言政煩賦
重也　倬彼至髦士　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
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
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
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
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内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穉食
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别孝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
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修之其萬民適彼南
畝之内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令黍稷

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
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成爲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
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修之故
舉以刺焉　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
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
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
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
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
以足用下無困人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
之時奉而修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
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

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　傳倬明至言多　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

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　箋甫之至一鐘　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傅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傅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

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
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
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
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
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太王爲
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
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
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
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
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
今成王所修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

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謂野九一而莇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

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閒說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本

大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鐘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莇莇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

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
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
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
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
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
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
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
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

以言九一卽云而莇明九中一莇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莇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莇法以爲諸侯皆莇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莇者多故以邦國爲莇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尙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

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

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
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
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
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
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
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
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
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
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
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
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

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之州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爲稅斂之言十千卽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

宇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總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有。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　傳尊者至食陳　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義之義也　箋倉廩

至如此　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
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
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積久滯
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
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
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
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即我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
對眉壽則老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
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
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

貧而無食者稅斂有藝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　傳耘除草耔雝本　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𡐘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卽此雝本也　箋今者至互辭　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畝也　傳治田至以進　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

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
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
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
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　箋介舍至之行　正
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
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
息故介上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
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
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志之學者且
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
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

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　傳以我至士女　毛以爲
上既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絜
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
以報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
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
也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
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
熟則人皆修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
之與女爲異餘同　傳器實至於郊　正義曰經傳多
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

絜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唯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爲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轉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

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之后土者地之大名

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

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
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
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
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
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
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
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
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
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
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
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　箋以絜至其

功　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絜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

㠯邦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　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旣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摉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祭。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

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卽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

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悉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是民無故不得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為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

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　傳田祖至穀善　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

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箋設樂至田畯　正義曰言設樂者總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

雅則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

在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恆然反明此年之
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
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
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
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
之云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
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
國之地竹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
幷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
亦是先教田其祭幷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
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

孫至克敏　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以爲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

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饎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饟其左右從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箋曾孫至親之　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饟也釋詁云饁饟饋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

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卽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云以其明以

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
謂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
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
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饟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
大臣親爲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爲
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
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
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
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
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
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

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歴觀其次粲然有敘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

子輒廁其閒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
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
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
外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
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
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
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
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
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
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
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

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饟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卽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饟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藉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

刺廢藉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藉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藉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藉田明矣　曾孫至無疆　毛以爲上言曾孫之親循甽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旣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慼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神

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
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斯皆爲語助　鄭唯以介
爲助餘同　傳茨積至高丘　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
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爲
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
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
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
箋稼禾至高地　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
對則知稼有稾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稾者也此言曾
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
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

謂路遠者唯納粟又遠者唯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銍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

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稾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旣無銍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箋年豐至疆竟　正

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　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幷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　箋幽王至刺之　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

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至是若　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爲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其田器

既已戒敕之矣此受地擇種戒敕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用利耜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餘同　箋大田至事之　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

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爲稼可
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
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
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
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
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
則不宜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
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
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薙氏掌之也又云將
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
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

故知旣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卽分地之利是也以旣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爲之種也計耦耕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茲萁之屬命民卽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旣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旣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椓橛於

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
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　傳覃利也　正義曰覃
耜云畟畟載芟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
利意故云覃利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
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
於南畝　箋俶讀至曰菑　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
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
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
曰熾反草曰菑也連言菑栗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
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彼
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皆

同故讀從其爻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爻次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　箋民既至其時　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卽云櫌而不輟注云櫌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卽下種故云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之田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至炎火　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

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粱之根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予。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實未至似苗　正義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　箋方房至致之　正義

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卽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不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　傳食心至曰賊　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

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蟘與螣蟊與蝥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愼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

之　箋此四至去之　正義曰以特言田稺故云恆害
我田中之稺禾蟲災之盛穉者亦食以稺者偏甚故舉
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　傳炎
火盛陽　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
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盛陽也知
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
云盛陽氣嬴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
箋螟螣至消亡　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
屬四者盛陽氣嬴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
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
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

害故持之付予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至之利　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然旣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旣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

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穧作積　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　正義曰旣言有渰卽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旣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箋成王至爲利　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米秉爲異故掌客注

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是有對故言此以别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至景福　毛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慕能勤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絜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

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
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來止
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
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
以成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
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
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　傳騂牛黑羊豕
正義曰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
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
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
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而色不

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旣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
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　箋成王至騂牲　正義曰此
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農事因卽祭祀故云成王之來
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
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
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
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
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
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
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
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二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三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　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卽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

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直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至六師　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且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

今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　傳洛宗周
漑浸水　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
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
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
洛別矣　箋君子至喻多　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
知至止爲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
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
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於此經對文
爲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
云如屋蓋以喻多也　傳韎韐至六軍　正義曰韎韐
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

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一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　箋此諸侯至纁裳　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

凶服不得有韍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

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

天子將昬於齊始賜之衞襄魯桓則旣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珩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體合韋爲

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純衣耳　君子至家室　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韎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爲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　傳鞞容

至珌琫　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遰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卽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爲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王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蜯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

也鏐卽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珕璗而不及於璗故天子
用璗士用珕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
以大夫鏐珌恐非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
焉　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
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
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旣爲佞以蔽之王又進
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胄類絕滅功臣之
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
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
之總名公卿大夫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
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

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出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令己棄絕之事也　箋古者至幽王　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　裳裳至處兮　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著者君也

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興國治古之
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心所憂
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寫兮則仕於彼
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兮言常處此聲
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　傳裳
裳至盛貌　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
興臣德盛故湑爲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
湑爲枝葉不相比次也　箋興者至遠矣　正義曰讒
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
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爲輔猶華之須葉
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

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至有慶矣　正義曰旣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　傳芸黃盛　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　箋華芸至賢臣　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

無故云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　箋華或至不純者　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興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文非白卽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　左之至似之

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己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

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絶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

傳左陽至之事　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　正義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

君爲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
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
君臣上下以君臣卽有上下之禮故幷言以見義　交
交至之祜　毛以爲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
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
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
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
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　鄭唯
樂胥爲異具在箋說　箋交交至樂之　正義曰黃鳥
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
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

往來爲義　傳胥皆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
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
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
之內無違命者諮諫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
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
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　箋胥有至福祿　正
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
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
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
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
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爲才智之事胥須古今字

耳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毛以爲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爲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爲之蔽捍矣鄭義具箋　箋王者至不侵畔　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爲屏蔽明捍四夷可知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之屏至不那　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爲天所祜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以

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　傳翰幹憲法　正義
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
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爲
喻楨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　箋
辟君至法象之　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
轉之故亦爲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爲唯功事
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爲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
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爲卿士尊比諸侯
故曰君也　箋王者至不多　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
所子愛解其當自歛難之意歛者收攝之名故言歛以
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歛

以先王之法卽動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爲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卽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箋彼賢至慶賜　正義曰以承上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爲不傲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

正義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物而緩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　箋交於至暴夭

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夭絶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夭王制文　鴛鴦至宜之　正義曰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

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非但
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取魚豺祭
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交於萬物
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
能然故舉以刺之　傳興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
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
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
也易得尙以時取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
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
卽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
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

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
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
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箋匹鳥
至散時　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
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
一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
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
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
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
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箋鴛鴦至恐懼　正
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

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爲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　箋摧今至有節

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廄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廄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爲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卽是設盛饌也恆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爲有事故三舉恆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

曰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恆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恆日不知爲同齋三太牢爲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曰一舉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爲不

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令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下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至說懌　毛以爲有頍然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興有尊

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殽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與九族附于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　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　傳興也至皮弁　正義曰以

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箋實猶至視朝　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

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
弁。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
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
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
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
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
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
彼注則天子。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
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
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
弁之事也　傳蔦寄至松蘿　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

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　傳奕奕然無所薄　正義曰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　箋君子至解懌　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値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正義曰釋親文

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興衰
故亦欲從王燕之也　如彼至維宴　正義曰言王政
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摶維爲
小霰而後成爲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爲惡亦
初爲小惡而成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
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
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
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已酒維當王之燕
禮　傳霰暴雪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
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箋將
大至大雪　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

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妒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

王之德澤不加於民致使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妒思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妒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閒關至且喜　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妒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己欲閒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覬望此

女以令德善音來教誨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傳閒關至季女　正義曰以連言舝兮故知閒關設舝貌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妒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齋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至無射　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爲鷮雉也此鷮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

木茂故往集焉喻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齋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修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　傳依茂至辰時

正義曰依爲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轝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

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往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箋諸大至之至　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己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引人從己自他而言故云己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

彼爲主持己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己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至寫兮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褒姒以爲賤辟除褒姒以爲賤者以此褒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褒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　箋登高至之明　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知辟除嫉妒亦廢

棄之也　高山至我心　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修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

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　箋景明至有和　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

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
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
行之語德則慕仰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
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
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
亦然也　傳慰安　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
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
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
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
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
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云慰安也　青蠅三章

章四句　營營至讒言　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此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傳樊藩　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箋構合合猶交亂　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惰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酗於酒湎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卽幽王之

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爲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卽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尙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尙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尙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

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爲效者尙然君臣可知故輕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羖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下沈湎淫液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　箋淫液至情態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詠歎之淫液之則

淫液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强自收掩及其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
以觀其態是久飲醉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
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
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
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
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
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
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
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旣抗以下六句爲
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

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王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

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
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
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至爾爵　毛以爲古之將行燕
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
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
又葅醢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
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
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
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
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

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
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
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
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秩秩然肅敬　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
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　箋
筵席至燕射　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
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
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
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

夫為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
席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拜主人
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
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
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
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
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
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
於擇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
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
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

乃行大射云公入鶩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
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
者西郊之學也澤官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
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
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
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
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
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
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
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
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

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卽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　傳楚列至旅陳　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卽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　箋豆實至

曰殽　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非菹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注云藤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旣以豆實爲菹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明殽是總名以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　箋主人

至肅慎　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為美也　傳逸逸往來次序　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縣注云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為燕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縣也以天子宮縣階閒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　箋鐘鼓至改縣　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

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旣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閒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旣設也　傳大侯至之禮　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

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旣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旣抗也　箋舉者至祭與　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

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
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
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
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
復別棲之棲卽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
上文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
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
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
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
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
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

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皆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鳱鵠也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

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爲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卽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爲祭事則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

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　箋射夫至之功　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

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

眾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眾耦非如大射之眾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眾耦纔厠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眾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眾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傳的質　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

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製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書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旣言正鵠卽引

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　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

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
此詩卽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
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
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
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
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
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
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
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
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

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攘而升下意取而飲與其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至爾時　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

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　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閒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

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己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湎而無度故舉以刺之　傳秉籥至相應　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

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貍首閒若一言調其踈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　箋殷人至之禮　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

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閒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魄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為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

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旣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示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

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荅趙商云衞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衞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荅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荅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啟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

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
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
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祼也烈祖言既載清酤玄鳥
云大糦是承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
言鼓鍾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
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
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
之禮也　傳壬大林君　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
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
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殽羞之
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

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王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　箋任謂至歡心　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采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

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
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
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
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　箋嘏謂至
喜樂　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
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
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
及子孫故喜樂也　傳手取至耦賓　正義曰毛以此
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
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
公卿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

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王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强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　箋子孫至加爵　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旅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

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

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
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
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
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幷引之彼
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
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
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
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
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
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

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斝鉶南迎尸主
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
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
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
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㪺謂㪺挹
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
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
食之人其名之曰佐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
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
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
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

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　傳酒所至時中　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

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
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
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
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箋康虛至無次　正
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
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閒賓與兄
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
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閒
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
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
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

也故云酧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
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上交
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至其秩
毛以爲幽王旣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
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
於時尙温温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
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愼也至於旅酬之後曰
旣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鬻
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
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尙守
威儀抑抑然愼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

媟慢至於旅末是曰旣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　箋此復至和柔

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旣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卽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　傳反反至僊僊然

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愼與下抑抑愼密一也謂愼禮而密靜卽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慢故下傳曰怭怭媟慢也僊僊舞貌也

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傲傲傞傞俱是貌狀亦宜然矣　箋此言至如此　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卽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卒如此言卒者非一之辭　賓既至令儀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

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呶而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為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德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

猶能自正僛僛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
止爲差降也　凡此至多又　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
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
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旣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
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
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
皆猶狂也俗旣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
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
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
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
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

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旣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荅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爲之立大法也　鄭唯以式爲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同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竝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卽引詩

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決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　箋式讀曰慝　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箋當言至酢酬　正義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荅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

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三